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七至九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評鑑闡要卷七

五季

梁劉守文討劉守光守光戰敗守文立陣前謂衆

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目

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

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庸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

可鄙者耳

蜀徐賢妃諷張格等請立宗衍為太子蜀主慮其

幼懦不得已許之目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詐稱密旨脅衆署名可也獨王

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衆之

請誠何謂乎盖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

手童騃使自蹈傾覆耳

晉王將殺劉守光因李小喜瞋目叱守光怒其無

禮先斬之目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胥受其恩者既紿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叱詈良心澌滅盡矣存勗先正其誅頗為快舉

梁主名李愚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貴重見者皆

拜愚獨長揖目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禄所羈受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盖彌彰耳

吳朱瑾殺徐知訓以其首示吳王王懼走入内言

我不敢知曰

知訓無禮於君凡有心者皆當為鷹鸇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為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為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惕乃懦怯無識諉為不敢與聞致徐温覬覦日深浸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行密之罪臣敗子耳

梁劉鄩討朱友謙以其昏姻不即進兵梁主受譖

密令張宗奭酖殺之注

以私姻移諭遷延貽悮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酖何為哉昔子輿氏引庾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千里

晉得傳國寶綱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朱白之說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說璽更當有三其真贋又何

從而辨乃晉得之而存朂據為受命之符梁失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盜竊傳國寶夫存朂躁妄固無足責歐陽修尚稱有識者而亦斤斤於此何耶

晉王存朂欲稱帝張承業請先滅朱氏求唐後立之目

李唐宦寺之惡為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為昭宗復讐及存朂稱帝則邑邑以歿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

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為藩鎮時已不能免於跋扈即存朂與朱温力戰亦自利之心為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於效忠而絀於料事者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唐主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注

莊宗藉始終為唐之名能滅朱梁乃方欲戮屍旋命拜墓顛倒無據若或褫其魄者尚何足觀其後乎

唐郭崇韜忌李嗣源密勸唐主罷其兵權目

崇韜爾時深為莊宗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為國患則杜漸防微應有剴切之論而徒以私忌後言呫囁豈忠正腹心之臣所宜為哉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綱

崇韜之死不由王命繼岌實不能辭過至其不書官爵友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莘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崇韜立后之請固為可鄙然不應責於此時

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岌都統之命崇韜實請之而佐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蔑如使宵小得乘間而搆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吏奔走其門賓賂悉充其橐擅權黷貨叢積愆尤而於宗弼之非分干求始則納其賄以陽許繼乃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為枉則書法交貶之也固宜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目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直筆書之嗣源之於從謙抑又甚矣方其入洛陽也軍威甚盛於誅一從謙何有必遲之十月之久始誘而族之乎盖其初固無殺之之心久而審已度世知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以塞謗耳不然何不直斥其弒逆之罪且先之以寵秩耶胡寅乃疑為畏其衆而難圖惜其不及時以取悅不但不識事機亦實無當於南董之義也

楚許德勲謂吳使楚國舊臣宿將猶在願勿措懷

必俟衆騶爭棧乃可圖注

德勲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語輸情於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採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竟其責者

契丹請其將翦刺惕隱於唐唐諸臣以翦刺驍將不可縱唐主欲少副其求乃遣翦骨舍利歸目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若唐審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驍將欲藉此以杜

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康澄上疏論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目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於蟊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賑恤

之將有嗷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以祲沴為不足懼則尤害於理宋王安石之説盖本於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唐潞王從珂反朱洪實欲固守洛陽徐圖進取康義誠誣其反唐主不能辨遂斬洪實目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蓄異心逝將他適所可稍恃以夫持者

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瞬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黒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拔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契丹改號遼綱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於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别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

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為法春秋前書荆
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
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
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真所
云燭籠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言傳信之筆哉

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目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搆兵皆書入寇以中土
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

以上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姪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創之初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於江寧僅延一綫故綱目三編所紀並不遽書明亡以絶其祚為福王者使能奮發有為安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自振長江不守統系於是終絶則福王之所係於明

紀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及宋末昺昰之流離瘴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内舊書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彼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之本又由於以父事遼及重貴繼立好事者頗以書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搆禍即問愚騃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听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

之本義云

晉因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景延廣語榮若來

戰有十萬横磨劍足以相待

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於晉有德無怨背之實

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

慙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誤國顧如是哉

晉以楊光遠難於顯誅陰命李守貞拉殺之以其

子承勲為汝州防禦使注

光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正其罪誅之不為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是也至承勲刼父以降與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論倫理者矣

遼主問馮道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云惟皇帝救得時人善其言注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詭辭止殺耳然彼時打草穀者自若何曾為之止暴哉則道之俳語仍屬諂諛之意而時乃韙之豈不大謬

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受朝賀目

遼當國勢强盛時經畧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於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絳紗尋復呼仗閤門赭袍從事捐淳厖而徇浮譽非開創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厭之宜其未及旋轅遽攖多故也其後金元皆惑

迂生改正易服之說蔑棄舊章亡不旋踵讀史者可不戒諸

漢郭威平李守貞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皆焚之注

漢時以燒梁獄詞為善處家人骨肉因而撓法庇人者輒引之為口實爾時朝臣交通藩鎮固屬尋常伎倆至詞意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之不問以為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誰復知所懲創者此非魑魅自消乃日中見斗

耳然彼時事勢亦無足責備矣

漢朝貴會飲相詆有隙漢主使王峻置酒和解之

不能得注

宰相令僕會飲沈湎已乖政體而使氣讙呶武臣矜鎗

劍微長文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

檢蕩然矣隠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

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漢王章尤不喜文臣目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記載家之鮮實也

漢劉崇欲起兵聞迎立湘陰公而止李驤說崇疾據孟津崇怒斬之目

贇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否尚未可知李驤請據孟津實為河東自全上策且於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崇乃以其子將為帝遽有侈心視忠言如枘鑿輕加戮害卒之宋州難作北漢繼業未終敧器滿覆之戒不其然乎

楚彭師暠初事馬希廣為希萼所黜希崇因使囚

希萼於衡山師暠奉事逾謹立為衡山王目

希萼弑希廣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暠素事希廣當以故君為重則希萼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之義者既不能殺賊雪憤且奉為主而謹事之何其厚於萼而薄於廣也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馮道固爭之目

馮道歷事四姓浮沈取容未聞有所建白忽於周主自

將一節嘵嘵不休既非致主之忠又無料敵之智而激切盡言頓似強直此非沽直名以救末路葢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漢至而周祚移彼又將從北漢而保禄位周之成敗固非所介於懷也

周趙匡胤率兵禦遼次陳橋驛將士謀奉為天子

趙匡義趙普部分待旦因入帳白之目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祖實與其謀葢彼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心腹之寄毅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使非

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絶無愧辭更足啟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宋以吳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注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為蓋徇名而不知義矣

宋罷侍衛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綱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已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於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五星聚奎綱

五星聚奎為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詡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於敬天勤民之本盖亦失之遠矣

北漢主鈞嘗謂養子繼恩㬚軟恐不能了我家事

目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其時

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釁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宋主與諸藩鎮宴酒酣從容諷以乞歸明日皆罷

鎮目

藝祖平時嘗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蔕未忘疑黄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耶

宋劉温叟過明德門值宋主方登樓令傳呼依常而過因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下必希望恩賞

注

登樓遠眺於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温叟傳呼徑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妄亦甚矣

宋

太祖

江南主遣徐鉉求緩師帝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目

五季國鎮割據域内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帝言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目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太宗

帝命徐鉉撰李煜神道碑鉉請存故主之義注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没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德昭從征幽州軍中有謀立之者及還德昭請行

太原之賞帝怒言待汝自為未晚德昭自殺目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讒人搆釁揣測猜嫌

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為則德昭雖欲

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

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所謂欲蓋

彌彰耳

趙普諷李符奏秦王廷美怨望降封涪陵縣公房

州安置目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捄不過患失之一念繼乃搆成寃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澌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綱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為失策兹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偽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盖姑息偷安實為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以王繼恩討蜀寇功命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目內侍領兵仍唐弊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實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於涼不能辭詒謀不善之責矣

李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或奏其有反相詔追止之

罷知鳳翔目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為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讒而罷其事者此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為不及矣

真宗

帝幸澶州命王旦還京留守旦請宣寇準至因奏

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言立太子目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

外大敵在前即以此語致啟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為為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契丹請和寇準許其成目

澶州告急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楚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寇準處以静鎮而羣心安力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

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真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巳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達蘭戰歿少挫其鋒而精鋭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獻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朱能詐為天書寇準上之於朝由是得名用目

準於欽若判若冰炭何獨於乾佑天書之事效其所為

盖一以圖已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墮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户之為害甚於陷穽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帝得風疾寇準密請太子監國已而被酒漏言丁

謂譖準罷政目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宫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懐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况復被酒漏言尤為

粗疎無術其遭譏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醸成禍亂亦豈得辭始事不臧之咎哉

仁宗

太后欲誅丁謂馮拯進救稍解降謂太子少保目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事交通内侍植黨擅權幾於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捄所謂生平嚴正

者安在至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人聽觀之有且拯巳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旅進亦可概見矣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綱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為非且謂當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之不論不議而已舉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

豈非彰真宗之過於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於政化之得失哉

京師大雨水溢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亟

請入見同列愧服目

曾之解鼓妖之惑辯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辦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并請見陳謨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范仲淹上疏諫既

而又疏請太后還政目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於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攄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劉太后擲之於地目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衮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宦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真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談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呂夷簡以郭后言罷相於是深憾后思傾之目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於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

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郭皇后與尚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尚氏頰誤批帝頸帝因與閻文應呂夷簡謀下詔廢后

目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鬬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况宫闈之

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抵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范仲淹欲招納趙元昊自為書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復書不遜仲淹坐擅通書貶官曰

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韙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

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盖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頞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富弼接伴契丹使蕭特默特默密以國情告弼帝擇報聘者呂夷簡不悅弼因薦之目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默瞿然起敬且盡得其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得人於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於不論豈真忠於國家之見哉

富弼至契丹議增幣拒稱獻納二字契丹遣使與

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目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

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

時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趙元昊因命賈昌朝往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注

昌朝力辭使命視弼之奉使遄行賢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奬亦不過藉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所為與呂后對冒頓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徳吁可怪哉

顔秀等夜入禁中為亂皇后閉閤止帝出趣召王守忠入衛所遣宦寺后親剪其髪言以是徵賞

目

觀此所載仁宗曾一后之不如直是無丈夫氣但所云剪髪徵賞豈能盡識其人黠者將自剪髪以邀功且不數月而以張美人為有扈蹕功更謂賊本起皇后閤以前後相形而論則紀事之不實多誣概可知矣

范仲淹知杭州值歲饑日出宴湖山縱民競渡諭

寺僧造殿宇又新廒倉吏舍注
興造以贍貧民寓賑於工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至
遊宴湖山使游民有所仰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然
時當饑饉閭閻升斗維艱又復飲食嬉遊以耗穀則市
糴益將騰踊且仲淹稱先憂後樂者曰對鳩形鵠面之
人而燕娛自適亦何以為情不若富弼之賑恤青州良
法可循也

劉沆充温成后園陵監護使既葬賜后閤中金器

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目

劉沆以會葬得授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帝問置相於王素素言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因獨舉富弼目

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語從來傳為美談而不知實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妾獨不

知乎豈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乎用人爲人主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時獨一富弼爲若輩所不知則在朝者將盡爲若輩所知者矣獨一富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方侈然自詡爲盛事不亦大可笑乎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文彥博等啓醮於大慶殿因赦死罪以下目

文彥博等此爲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

非不起之疵彦博何不學樊噲排闥請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彦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彦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范鎮疏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章

十九上乃罷知諫院目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為誕妄之語以熒惑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啓之耳

遣胡宿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瞻視驚肅再拜言

我生中國不過與執鞭持蓋一都虞候目

彼時宋方畏契丹增歲幣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

懼處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候之嘆耶此不過宋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詔立宗實為皇子宗實固辭司馬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目

辭不貲之富所見何淺司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贊宗實得不貲之富者又為何等人乎

英宗

高后為太后姊子少育宮中既長婚於濮邸至是

册為皇后曰

爾時所謂諸正人者不嘗斥賈昌朝交通女謁乎而此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固曹太后之姊也為交通為不交通且力贊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昌朝哉

詔議尊禮濮王司馬光言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王珪言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大記謂服可降名不可没曰

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

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生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説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强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韓琦富弼同相中書於樞密非得𦔳合議琦未嘗

詢弼弼頗不懌目

琦弼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

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乃琦既不相諧詢未免自專弼竟見於辭色度量亦狹任私意而忘大義公忠體國之人固如是乎

文彦博入覲帝言朕立卿之功乃陞判永興遂名

為樞密使目

旁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恩曲行酬報自處已為不廣英宗以富弼嘗有建儲之語亟予遷官又以文彦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則

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豈示天下為公之量邪則向之稱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范鎮草韓琦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遂罷鎮

或謂歐陽修因鎮忤濮議為帝言鎮以孺子待

陛下目并注

范鎮引伊周以況琦固屬過譽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評鑑闡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評鑑闡要卷八

宋

神宗

邵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注

史策所紀宰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賢否豈獨一王安石古稱立賢無方顧所以用之耳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

關治亂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聞郅治之世南方皆堅冰沍寒也盖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生聚蕃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寒通邑大都倶常多燠此可為徵矣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雍精於術數或假杜鵑以寓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矣

滕元發對上言君子無黨注

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韓琦疏論青苗法帝諭罷之趙抃請俟安石出安

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曰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

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議者以更戍法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

諸路將兵總隸禁旅既而分置將副曰

宋祖親歷行間習見五季積獘開國之初即定為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盡改舊章分置諸將縻廩禄而長恬嬉毫無裨於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日益廢弛甚可笑也

帝問政令得失蘇軾對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目

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神宗之病至於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盖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得要領熙寧之政惟以信任徧言不能衷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注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因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

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於對客之時此或出於惡皆歸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僞為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

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及是雲陰不見王安石進賀言聖德所感目

日食推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至以陰雲不見為德所感而

君臣相賀益可鄙矣

河溢夏津帝以調夫壊産欲聽所趨王安石言昨修二股費至少而田皆出因置濬河司用鐵龍

爪濬川杷法目并注

神宗恤調夫之壊産而不顧河決之占地狃於小而忽於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辭絶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説而

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冒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以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帝言古者什一而稅王安石謂古非特什一又三什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剥民財以增吏祿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

司增吏祿皆謂祿厚則人知自重目

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禄其貪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槖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啖之乎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廼卒綱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顔為金國族至今隷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間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

第音譯傳訛遂至歧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為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為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為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為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

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於異國異字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

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今之三合音字庶為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兹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於漢人之手於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輒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孛極烈或訛為孛堇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為前人謬妄所

惑特於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蔡確自諫院為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目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鷙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於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憒乎

李憲乞再舉伐夏帝言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

主同令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注

西夏之罪浮於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愬比其悍於行師阻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之誚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帝有疾詔立太子煦太后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

十歲兒黃袍密為踐阼備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宫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哲宗

徐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不踐目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

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践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于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删向曾為文以正其失茲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為難耳

朔黨之語目

吕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

從來黨援門戸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薫蕕氷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歧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説均未有當也余嘗作究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廚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帝御文德殿冊立皇后孟氏太皇太后語帝斯人賢淑惜其福薄目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為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何為哉

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奏后已必再稟帝注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

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於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太皇太后因吕大防等問疾言公等宜早退自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絶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於

人傳之於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於史家傳會之說不可信也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為執政希遂極其醜詆目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辭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不為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於陰斥宣仁則又小人

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帝聞有夏寇笑言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目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巳損

亦何足取乎

呂大防徙安州帝語其兄大忠言執政欲還諸嶺南朕令處安陸大防樸直二三年可復見目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置看詳訴理局網

元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超雪未幾而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逮幾及千家倏忽之間波瀾反

覆固羣小搆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熈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即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恩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徽宗

魏漢津獻樂議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

節三寸為度定黃鍾律曰

吹竹絫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攺漢津庸妄誤解夏禹以身為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為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詡鑄鼎制樂突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鼎各一殿帝行酌獻禮至

北方寶鼎忽破或言北方亂兆曰并注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刋之論即禹鼎果傳於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没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錬治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附會可笑試思妄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陳禾奏劾童貫黄經臣罪帝起禾引帝衣衣裾落

内侍請易衣帝言留以旌直臣目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

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奸況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金人來聘綱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内外之說則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京師荼肆有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為龍兵士取

而食之大雨七日始止曰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而溷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拏而去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眚及女子生髭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日替遂據一時訛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之誣矣

時欲會金攻遼鄭居中以為造釁非計蔡京言上

厭輸遼歲幣注

禦邊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但遼宋自
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聞以五十萬之
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事既起科斂繁興計口出筭之
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
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為五十萬者仍在復
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厭多費而費轉多是失算之中更
為失筭而危亡之患即因之以興爾時君若臣尚自詡

為得計誠可笑抑亦可憐矣
始遼使至宋率迂其程宴犒不侈及是金使自燕
七日至都張宴又盛設以誇富盛金人益生心
注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況金與宋是時釁
端已成即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亦不能消弭後患且
宋稱會兵圖燕宋何嘗致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
燕金豈肯乎遼國既亡宋實自取唇亡齒寒之禍其事

勢更不待卜之異日且金人即生心亦生心於宋之江山社稷錦綉金玉固在其中矣史家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所見怯而且迂誠可笑也

金人南下宇文虛中言今日宜先降詔罪己帝即

命草詔曰

平日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虛言感動天下於事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感泣亦未免史家右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久如癰疽之瘍業已大潰而欲

望刀圭一酌收效須臾固必不可得之勢也

欽宗

宰執請帝幸襄鄧李綱力持堅守都城之議帝問

誰可將者綱以白時中李邦彥對曰

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問綱意中豈無一二禦侮之材可以陳薦者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請行乃漫以時中邦彥為對綱寧不知二人之庸懦無

能尚欲冀其盡職盖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之死地以觀其僨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參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之議矣

种師道薦尹焞德行名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日

於時外事方棘社稷危在旦夕宋室君臣不此之務而高談徵隱之舉即果用尹焞亦何能救其播遷耶

帝如金營請和金人言欲別立宋君去帝號何㮚

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目
何㮚請率衆巷戰似知徇國之義者及從君出降親聞
金將議欲另立宋主仍去帝號不能痛哭陳請以死力
爭乃轉喜和議之成歸至都堂會飲談笑若有所慶幸
者具如此肺腸之人而以為執政雖欲不亡得乎
康王自相州帥兵萬人進次大名宗澤請急入援
汪伯彥難之因移軍東平目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奸言濡遲

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里雅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恇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辭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懵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京城廵檢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

續綱目於此條作金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云云意在貶金不知金初未臣服於宋因宋人渝盟生釁遂至兵連廹汴城既破欽宗具表請降則遷其族屬乃伐國之常事於金固無可責而范瓊身為宋臣不能捍衛捐軀乃仰承金將意指陵逼其帝后猝就犢車舉族倉皇同為俘虜則瓊之為亂臣賊子實春秋所必誅舊時書法無當於予奪大義因改書之以正續綱目之失且示斧鉞之嚴為萬世昭公道云

張邦昌僭位吕好問言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

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目

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已甘心為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奸謀其功固為可録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畧為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偽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為非始終忠於宋盖覘知人心未厭宋故為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高宗

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言邦昌令已

自歸惟陛下所處因封同安郡王目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辭為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顏岐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宗不過以巳

躬諷諭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釁茍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見矣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及偽命臣僚帝頗感動責授

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目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葢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已故當其遣使奉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

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寬放特因李綱執持大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欲藉以悅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時宗澤上疏請還京奏至適聞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目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已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

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於仇讐則甘心避之於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帝言黃潛善作左相汪伯彦作右相何患國事不

濟曰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入於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慼置若罔聞

聽其擅權恣横方自詡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惛瞀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帝下詔罪已赦死罪以下惟李綱不赦葢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曰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説謬妄已可槪見况前此顔岐論奏高宗嘗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已遂從其説使綱不得與於赦令何其自相矛盾耶

時久雨恒陰趙鼎上疏言王安石猶配享神宗而

蔡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目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於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户排斥之私耳

韓世忠屯軍焦山設伏金山龍王廟合擊烏珠烏

珠紅袍玉帶振策以馳既墜復跳而免目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況世忠屯戍焦山與金

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傅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襃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

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桑仲請合諸鎮復中原呂頤浩命仲節制軍馬霍明疑仲謀逆誘而殺之目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冦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從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史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

云然耶

沂王㮙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遂誅㮙曰

㮙身為俘繫困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懐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徽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張浚以喪師落職劉子羽亦坐安置白州曰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參軍枝拄其間既諫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逐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帝育太祖後子偁之子瑗于宮中封為建國公目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托得人蓋以藝祖後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

大統不覺溢美任情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矣孝宗雖承歡德壽嚮學右文不過蒙偏安之業端處晏然而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役任用非人遂至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岳飛退喜之言蓋出於史家過譽不足信也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目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十九旗咸備藩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分壤錯疆域犂然其

在前朝則固各為一國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傳聞音譯既不免沿訛且以醜字為詆訾于是萌骨朦骨盲骨蒙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音淆字舛實可鄙笑宇文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幾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袤且萬里而遂金初伐之蒙古史亦言居金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或殊其實皆蒙古耳因證以今時典屬所司芟其猥雜之名以正譌而衷于是

張浚遣呂祉奏事趙鼎每抑之帝言他日浚與卿

不和必由呂祉及浚還鼎遂罷目

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謷高宗有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金之不侵乎二人尚

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張燾使河南還帝問以陵寢狀燾惟言萬世不可

忘此讐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自

燾已疏言金人之禍及山陵高宗亦何忍復問況永昌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前此方庭實奉使歸嘗備言之亦何待再問或責燾僅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狀以激動君心不知高宗始聞燾對而默然旋以不容於檜斥使出外即使燾盡情實對高宗亦且付之無可如何而

已又豈能奮發雪恨哉

馮檝言張浚須付以戎機帝言寧至覆國不用此

人注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諫和議以後遂爾見疎然所言雖與檜牴牾實乃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蓋高宗處心積慮久無意于中原非僅為奸邪所愚弄爾

金烏珠以拐子馬來岳飛令步卒以刀斫馬足拐

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㫖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旣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説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况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

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狃於兵車駟介之說强為傅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册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濠州軍遂敗目

張俊援濠劉錡勸退師據險不聽令楊沂中直趨

俊懦葸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錡固久深嫉之當金師

克濠既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聞兵去又不信其嚴

兵設備之説且阻錡無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藉欲
邀功而適以喪師不聞問其失律之罪當時政令可知
矣

熙寧中嘗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報存趙孤

至是復立廟臨安目

宋之于盾衰亦猶唐之于李耳然李耳猶謬藉其有元
元聖祖之稱至于盾衰不過列國一陪臣耳有何華冑
之足炫且是時兩宫未還陵寢未復顧沾沾于祚德之

廟以為追遠報功其所以為榮即所以取辱耳

樂平縣田水直行髙數尺程氏井溢夭矯如虹穿

牆毀樓二水鬬于杉壄目

水鬬之文雖見於國語然穀洛二水本自會流或激而成衝突之勢類於相鬬理尚可通若田中之水聚而直行井水溢髙夭矯如虹則不經殊甚且水力安能穿牆毀樓哉史家無識傅會傳訛亦好怪而失之誣矣

秦檜入朝施全遮刺之不中被殺目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深論獨是檜奸邪誤國海內切齒所欲剸刃甘心者非止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亟伋使金首請迎靖康帝金主亮詰以何處頓放

伋唯唯而退目

亟伋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為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

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讐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帝欲防秦檜壅蔽因諭禁百官避免輪對曰

輪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去則是太阿倒授綱紐懈弛既不能除巨慝以清政紀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金主亮欲南侵遣王全至臨安投辭詆責以激帝怒復言趙桓已死曰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然此在金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肆謾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心尚何以靦顏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惟懷苟安而罔知自厲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握耳

評鑑闡要卷八

評鑑闡要卷九

宋

孝宗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綱

孝宗初名張浚嚮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賜書又有須與卿終之之語若深相倚任者何以福州之命去之曾無難色及

虞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無效張浚迂濶又若夙所慉嫉者然何前後矛盾若此蓋其始不過博取愜復美名藉以虛張聲勢後覺事竟難成遂無所顧惜其情不覺流露直是無定見耳

葉顒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蓋指龍大淵曰

用人固當隨才器使賢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兼收若姦盜法所必懲豈宜進用葉顒之言蓋指管仲陳平

者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姦盜非盡有奇材也顥於龍大淵隱約其辭飾為不經之說思欲遷就調停不得謂之盡誠建白也

帝大閱于茅灘親御甲冑指授方畧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目

習武練兵固國家要務但是時兩淮邊備猶未修復僅僅簡閱禁軍以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為誇詡之詞何濟於事乃有今歲大舉之言自欺欺人直不值一噱耳

帝以射弩弦斷傷目陳俊卿言騎射之事宜永為後戒注

射為六藝之一習射固所不廢處承平之日已當安不忘危況在偏安僻處之際乎孝宗留意馳射尚屬志足有為或可藉此以先勞厲衆然亦何至弩弦傷目亦可謂無能之甚矣而俊卿遂有當永為後戒之辭爾時君若臣之設施若此何怪其終不能恢復中原乎

帝以上皇石池水銀言買之汪尚書家遂怒應辰

應辰力求去然水銀買非買自應辰家曰

上皇謂水銀買自汪尚書家孝宗既聞此言即當詳加體察如其事果實則以大臣而沽直牟利譴責固所應加否則宜為之辨白乃懷其夙昔建言之嫌勃然詰諷致應辰不安其官復假他事以罷是非大公至正之道以致有實非買應辰家之疑案蓋孝宗既不能處之以光明正大故不免左袒應辰者為疑似之言也

金主在上京宴宗室羣臣故老自為歌本曲其詞

道王業艱難繼述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覩至此而不憪然惕然失愀然感者亦無人心者矣

歌畢泣下曰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綱

高宗崩未逾二年帝即傳位名雖託於孝實則怠於政

蓋知恢復之難成又恐建白之難拒故為是退避之計

其視人臣之託言高尚者更為可鄙

光宗

帝祀南郊聞黄貴妃暴卒又郊壇大風雨滅燭震懼增疾政事多決于李后目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闒懦不振有以釀成之而不朝壽皇失子道其罪更浮於高宗矣

金主詔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目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兎之往乆之并芻蕘雉兎之地

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耕則講武且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嘗不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物為急未免近於好名而於詰戎肄武之道棄之如遺遂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為守成令主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隳雖有善政亦奚足道哉

謝深甫請帝朝重華宫帝感悟趣命駕出至御屏

為李后挽留遂傳旨罷還内目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於侍從連章力諫臺臣慟哭殿庭即勉强往朝而本心已不可問矣乃甫趣駕欲行旋以李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澌滅殆盡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於父子之親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咸丘蒙所云天下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寧宗

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綱

書始朝則前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已閱五年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性睽隔久遠返之于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內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更當痛心疾首乃不知幹蠱而顯蹈覆車羣臣方以上壽禮成相率稱賀寧宗亦竟靦顔受之真不解具何肺腑然光宗不孝孝宗故寧宗亦不孝光宗天道好還此之謂矣

元太祖却特特穆津元年注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音譯失真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其舛誤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為臣僕其語言音義咨諏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譌詢之喀爾喀親王成衮札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槩始知奇渥溫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

奇渥温字形相似當時宋濂輩承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又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却特為奇渥温不啻魯魚之舛今既為訂謬且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為參稽譯改以正史鑑之疑舉數百年之踳謬悉與辨剔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譌之陋云

時下詔伐金有兵出有名師直為壯之語注

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

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宗朝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久成金羣臣咸請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名釁曲直瞭然況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國尚得謂之有名及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畢再遇引金人戰以香料煑豆布地餌金人馬又

縛羊使以足擊鼓有聲因潛拔營去注

轉戰未定馬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豆布地況戀棧不前亦惟駑馬則然若乘馭者鞭策得宜亦不虞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乘勝追逐又善於馳騁何至聽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驅亦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況交戰竟日馬饑彼此相同止圖誘撓追騎寧不為已馬計乎至於縣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再過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

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蒙古之先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九姓回鶻故

城和林接壤目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魯特之習故向詠唐回銅器詩序即疑唐史回鶻傳或有淆訛將俟餘暇博攷兹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齎寶玉正

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産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盖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産與回部畧同若夫紇轉為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為衛拉特乃蠻之當為柰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金人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遂命以侂胄及蘇

師旦首送金師目

金人必欲得侂胄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胄夫侂胄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况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胄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諉咎於下祇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譏之也

金呼沙呼逼金主出居衛邸圖克坦鎰聞難作還第

已而勸立昇王目

圖克坦鎰既為相遇國家大變既不能討賊又不能盡節徒以定計策立委蛇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金人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絶之遂罷金國歲幣目

周禮以宋罷金歲幣為差强人意此殊足鄙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搆怨宋之君臣不能力圖恢復以雪仇恥顧懼金人强盛靦顔饋納冀速議和固已甘心臣服迨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睦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已之信幸人之災是無恥耳且

是時金不能為宋患而蒙古之鋭方張不知助隣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强號亡虞及理勢必然則宋人所自詡以為得計者孰知即其失計之甚者乎

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之綱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其後又降蒙古故正書法曰襲

金遣使如夏議和綱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強猶足以自守何至效宋家柔懦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於侮慢相加宋人又復依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更不應向其下氣輸情徒然示弱而不足以紓患是忘已之先人所以制人者即用人之受制於已之下策而反受制於人不亦大可哀乎

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言女真將易主目

金距此時適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於長星之見且彼

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而西方則西夏之地長星究為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而不知其怪誕已甚也

理宗

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既而竑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綱

濟王既身被黄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壬故變綱目書法

以示不盡予之之意

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藉田令目

理宗在位甚久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時內外政紀要於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無實濟則亦烏足稱道況祇褒贈已往之程朱而不用現在之真魏即所謂推崇理學又與葉公之好龍何以異哉

時檄彭忻經理楚州又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忻

將張惠因縛忔以肝貽降金曰

彭忔輕傈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

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

何重望而朝議忽而檄忔忽而檄青致使諸將離心釀

成事故青之畏首畏尾密報李全遷延不出適以自殺

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昏昧無知欲弭亂而轉以

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邪

先是金完顏賽布言宰相須用文人因請致仕及

是蒙古攻汴曰急平章博薩懼往為質力請起

復賽布為相目

賽布為宰相必用文人襲世俗迂腐之說而忘金源盡臣之本夫金源初起大東爾時豈有文人輔成創業乎況國家有事之日尤當與共安危若止潔身獨善而置國事於不顧與國休戚之謂何然賽布後此尚能殉義以全大節若博薩慮議和為質力薦賽布以避患更為小人之尤而不足責矣

時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

以天下為已任目

理宗受制權奸九年直待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此之闕失既多即欲勵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因黨附彌遠而進其品詣已概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靦顔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帝嘗憑高望西湖中燈火言必賈似道使史巖之戒之巖之言其才可大用目

賈似道燕遊湖上不返燈火盛陳理宗既憑高望見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尹傳言示戒嚴之復曲意阿諛轉謂其才可大用馴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金李伯淵謀殺崔立先以書詒全子才軍約降乃燒封丘門請立視火就馬上刺殺立曰

爾時蔡州不守哀宗死社稷伯淵等方擁重兵守汴自當痛哭誓師矢死以圖報復況宋兵冞入尤當竭力嬰

城乃竟聞風約降遂成内潰臣節已虧矣且其詭謀殺立徇私嫌而非申國憲是立固有當殺之罪而伯淵等非可殺立之人續綱目書誅以予之于義未允因改書而申其論

趙范以入洛師潰劾趙葵等輕遣偏師無律致敗

詔削秩有差曰

北復三京其謀倡自趙范汴城之敗由於始計不臧乃不引咎自劾而以輕遣偏師之失歸罪葵等豈公道哉

況當時軍無見糧士又不武葵等縱不入洛能保汴城之無患乎且用兵機勢乏食之軍進取或可圖功坐守則必致潰使葵等不留汴半月及早厲師而前力戰取勝未嘗不可因糧於敵此破釜沈舟之計也趙范不罪其戰之不勇而罪其輕進喪師是非益倒置矣理宗曾不察其謬亦何憒憒

蒙古令巴圖魯攻城杜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

國語及蒙古語同以巴圖魯為勇敢將士嘉號豈有以死因為之之理漢人不解語義錯謬譯出者不勝屈指數至以小箭射目之語尤為怪誕可笑蓋以目小用小箭耳此所謂捉影之談豈知小箭輕剽不能命中耶

蒙古主呼雅克𡖖皇后抱克楚子實勒們聽政諸

王大臣皆不服目

實勒們嗣位本太宗遺㫖瑪展后欲稱制耶律楚材曾爭之令之聽政正也史乃稱諸王大臣皆不服蓋曲阿

憲宗之意非公道不可信

蒙古兵薄嘉定守將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

師之誤有以名之目

宋史於余玠忽褒忽貶迄無定論夫余玠帥蜀時慷慨

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狃於小捷而驕尤失之淺率

然其出兵本意則未可盡非雖興元遇敵無功亦未嘗

有所挫失若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奎騰之陷成都已然

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

畏兵之流妄騰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時邊報日急內侍董宋臣請遷都四明軍器太監何子舉言若上行幸京師何所依賴

曰南渡僻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疆圉日蹙國事更非理宗祇應博訪盈庭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復主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闒懦

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

度宗

蒙古議中書省事許衡疏陳時務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目

立國規模惟當㩁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於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盖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於漢人之手遂有

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達政體也

帝㬂

時鄂州既破羣臣上疏言非師相親出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目

似道素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敗為功尤衆人所共見及鄂破而元師乘勝東下席捲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抵禦似道即出豈能紓敵患而安衆心廷臣疏

請似道親出葢嫉其權奸誤國藉以視其致敗耳非果望其有濟於事然輕國計而快私憤廷臣之心亦不可問此宋之所以亡也

元人南侵以劉整與吕文煥為嚮導整聞文煥入鄂捷至言首帥束我使成功後人遂發憤死曰劉整以宋將降元甘為嚮導已不足齒於人類乃不以身事二姓為恥而扼腕於首帥約束成功後人發憤以死適益增其遺臭匪直輕於鴻毛豈得以豫讓相比哉

賈似道請遷都詔下公卿議王爚請堅蹕未決爚

以巳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目

江上之師為南宋存亡一大機會自遷都議起廷論遂有異同然時事至此巳無可為即固守孤城亦未必能再延一綫但與其播遷海上委棄洪濤又何如堅蹕行都猶不失為宗社之殉耶王爚此論固未為非理然以其說不行棄位徑去置國事於不問其跡似乎抗直其心未免避禍以視似道之喪師辱國所差亦不能以間

耳

元使廉希賢嚴忠範來至獨松關張濡部曲襲殺

忠範執希賢送臨安病創死目

元兵既已渡江其局固非乞和可了兩軍相對使行其間乃行人甫入境遽以兵刃相加實非情理所宜使宋果有良將勁卒可以制勝或者猶可令並無可自恃者而冒昧横挑敵怒旋又思餌以甘言更與兒戲何異元人豈肯為宋所愚謀國者錯謬若此尚何所恃以圖存

耶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綱

是時宋之君臣救亡之不暇尚從容為崇儒重道之舉此與宋襄臨戰談古何異真可笑可哀耳

遣陸秀夫使元軍求稱姪納幣巳延不許乃奉表求封為小國目

是時敵兵深入臨安巳在掌握之中宋君臣即欲屈節圖存元人安肯捨垂成之功遽為返旆乃始則抗請班

師繼則求封小國惟兾苟延殘喘甘於含垢包羞而不顧徒辱其名而終歸無益直當謚為至愚而已獨惜陸秀夫後既有負海之節而此時默無一言且奉稱姪孫之約以往見巴延何哉

謝枋得戰敗奔建寧變姓名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人多延致為弟子論學注

枋得固講理學者戰而敗死國事可也乃變姓名而竄猶以論學為人所宗正所謂進退無據史尚有與辭豈

正見哉

元

世祖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綱

宋自建炎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宗社成墟宋統遂絶則自丙子三月以後正統即當歸之於元若昰昺二王崎嶇海島雖諸臣殉國苦心而殘

喘苟延流離失據不復成其為君且奉表請降於元正與明唐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朕近於國史傳凡斥唐桂二王諸臣為偽者概令更正為明蓋以其猶存一綫雖不足稱正統然謂之為偽實不可此萬世之公論也今續綱目於景炎祥興仍用大書紀年則又阿徇不倫乖史筆之正即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屢傳然既委棄中原編年者即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號之

非正矣夫廢興代嬗其書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昭法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苞桑而凜馭朽苟弗克保承世業至於土宇失守大命以傾即曲徇欺世苟延數日之虛名亦無補於救敗理本至公而垂戒亦至切也因為改正書法而闡其大旨如此

遣都實窮河源得之吐蕃朶甘思西鄙潘昂霄採為河源志目并注

昔之論河源者衆喙紛如然皆未嘗親履其地徒為紙上空談又奚足據我朝輿圖式廓遐荒絶域咸隷版章

聖祖仁皇帝屢遣使測量地度詳諮博考始定枯爾坤之為中國河源不特漢唐以來諸說可廢即元人所志亦無足道矣近日準夷底定回部歸誠所謂于闐葱嶺之河蒲昌之海案圖而考犂然具在而就其山川計其道里然後知張騫鹽澤之語不為無據而河有重源之說亦確有明証矣當時都實所尋止及於中國之河源潘昂

胥不識蒙古語而譯以漢文又從而傅會支離其說益多歧舛因就現在地理證合史漢諸書詳加考訂而著其大凡如此

許衡病革語其子以平生不能辭官勿請謚立碑

目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於其卒不具官實乖書法之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仕元削以示貶或謂元不得而臣之變例不書二說皆悖於理夫衡未為宋臣仕

元並非失節需才擇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貶而既已身膺膴仕食祿登朝本非肥遯鳴高又豈得違君臣定分二說之謬固不待辨自明至衡之於元聞召即往且云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忽於易簀時悔其平生不能辭官死後囑勿立碑請謚此非彌留亂命則是後人曲為之說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官爵以糾續綱目之失且摘諸家曲說闢而正之

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帝聞之震怒太子精吉木

憂懼尋卒曰

内禪豈臣下所宜請南臺之奏安知不即出於讒搆者之所為不獨乘間發書之釁由奸黨也精吉木憂懼而卒論者多惜之而咎元祖之不明不知精吉木之禍不始於請禪之日而伏於參預朝政之時潛龍勿用經有明言而精吉木皆反之且我過是禮亦當如是豈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其養德承華則羣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之事奸徒亦何由假其名以釀禍機耶甚矣

始事之不可不慎也

開會通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

蓄洩目

會通河為漕運襟喉自元人創始以後至今尚仍其利當穿渠之始遏汶截泗雖因自然之勢而導之而長川委輸則在人力之隨時調劑其間濬滌多藉泉湖蓄洩全資牐壩南北經流轉相貫注然尤在黃淮之順軌漳衛之循途有治人無治法一勞永逸豈易言哉

托歡等征安南無功而還適其王陳日㷃襲位復
遣使徵之入朝
安南負固不臣屢干王命托歡海口之敗至於折將損
兵亟應聲罪以張天討若以其為窮荒卉服不足以煩
動師徒則早當持以鎮静付之不問乃日㷃並未稍知
悔過轉遣使徵以入朝跋涉徒勞仍然抗命不至豈不
自損威重迄元之世南交終於梗化皆由措置乖方不
能使之讋慄傾誠耳

梁曽至安南諷陳日煿入朝不從而遣使入貢詔

安置于江陵目

元之控馭安南措置實為失當前此出師敗衂即不應再事招懷洎乎信命往還迄無要領負固之跡已彰乃猶欲以空詔羈縻適以長其跋扈則何如置之不問之猶善乎且日煿抗命不朝正當嚴兵待時以動乃使臣入貢不能示以威信徒加拘執以快一日之憤天討不加於有罪而轉虐及行人又何以令遠方景附乎

仁宗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方就位忽大風起殿

上燭盡滅目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廷臣中豈無一可遣之人何致令宦官行事此即無災異亦足貽笑千古元史以風災紀失未免反覺失實至邦寧前此諫沮武宗傳弟仁宗釋而不問固見大公然以開府崇階濫授刑餘實為褻視名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制馭閹豎之道矣

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綱

敕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於邦寧晉階加秩之失乃曾未踰期而續元暉復有昭文之拜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中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英宗

特們德爾請誅趙世延帝以其欲報私怨不從然猶因繫再歲拜珠為請始得釋目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特們德爾欲報私怨而誣陷之

則當即為昭雪而置姦黨於法乃於世延猶囚繫兩年復因拜珠進言始得免於縲絏而特們德爾則始終置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於侍臣前自表英察豈不滋貽笑哉

帝覺特們德爾所譖毁皆先帝舊人因漸見疏外特們德爾怏怏而死目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之大權特們德爾罪惡稔著英宗既察見之而顧聽其優游養安保首領於牖下待

其已死始籍其家削其爵是縱惡於生前英宗安得謂英乎

評鑑闡要卷九